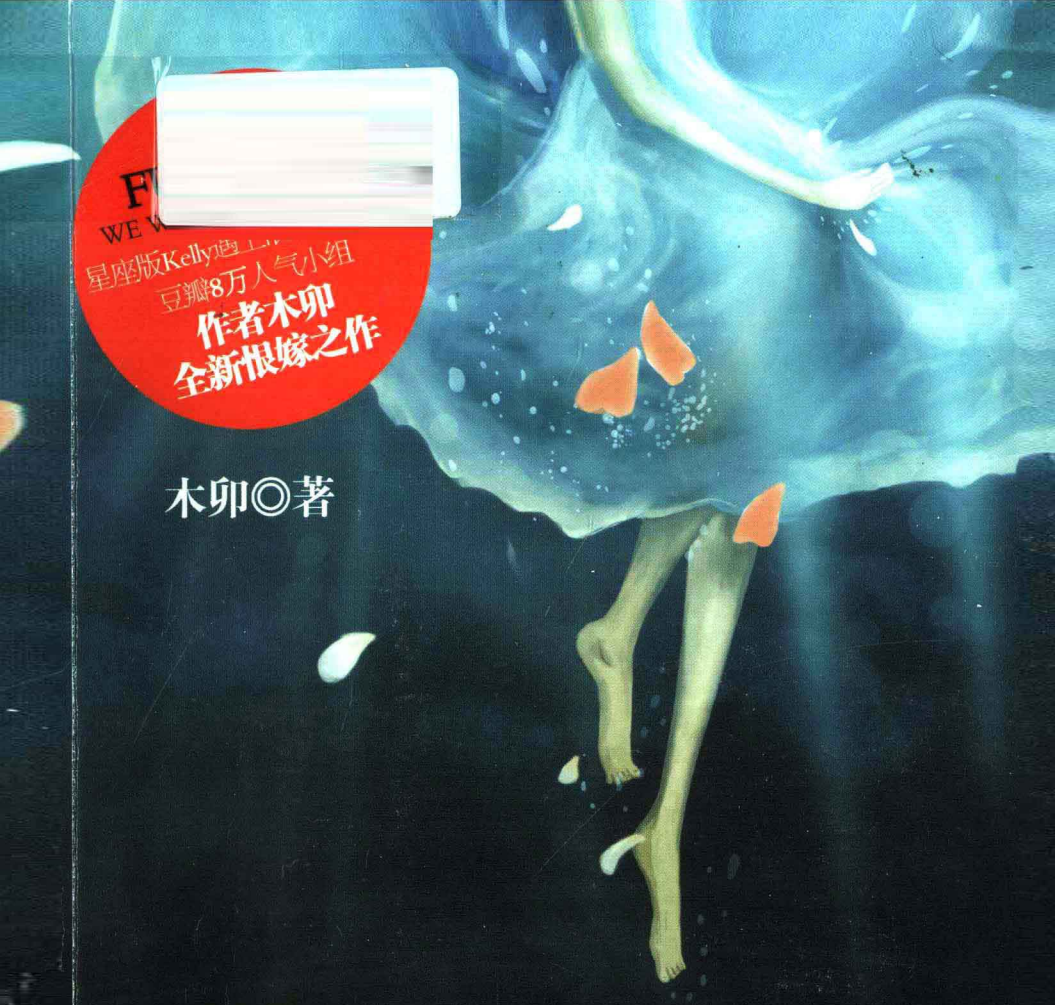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星座版Kelly西上
豆瓣8万人气小组
作者木卯
全新恨嫁之作

木卯◎著

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老去

The future,
we will become old

我在城市中寻找一个不再流浪的归宿
而百变莫测的爱情
结果却也都是一样的
游戏人生 放纵自我
爱只是一个让你享受欢愉和痛苦的过程
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老去
下半生的忏悔 是否值得

总有一天 我们都会老去

The future,
we will become old



木卯 著

 吉林出版集团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 / 木卯著. —长春: 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1. 8
ISBN 978-7-5385-5811-1

I. ①总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0510号

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

作 者 木 卯

出 版 人 李文学

责任编辑 王天明 王玉全

版式设计 刘碧微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132千字

印 张 7

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编: 130021
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
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85-5811-1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多少个无奈的故事都是因为没能耐得住寂寞。贾小野的故事压根不能用耐不住寂寞来形容，那是十足地源于无耻。

可她自己并不觉得，她讲的是英雄莫论出处，笑贫不笑娼，所以每天都花大把时间狂蝶穿花般在多伦多最有钱的富人区吊膀子，直把上层社区意念为平康巷陌。更无耻的是居然还想拉上我。

我自知没有“花艳惊郎目”的资质，忍痛推却：“多谢你的赏识，不过我年老色衰，只适合走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苦命道路。”

真够呛，选搭档的眼光如此之差，想必钓凯子的水准也强不到哪儿去。来加这一年我三十岁整，年幼无知时尚没想过吃青春饭，难不成越老越糊涂？况且这碗饭听说也不好吃。

贾小野厚颜如十重铁甲，继续诱骗我这清纯老妇：“不是我吓你，没钱没身份的女人到最后走的都是这条路。你年纪虽大，不过长得年轻，拉出去说你二十岁也有人信。老外的智商低着呢，我俩联手，什么样的男人摆不平？”

她说这话时纤手一挥，大有双剑合璧天下无敌的气势。承蒙这朵野玫瑰看得起我，然而盗亦有道，在没有父亲等着下葬的窘境时，不必卖身。我暮夜却金：“我来多伦多只想过平凡的生活，豪门哪那么容易进？平凡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呀。”

“没有钱的生活永远不可能精彩！”贾小野怒发冲冠，气咻咻地舍我而去，因走得急圆润的屁股碰到桌角引出一声娇嗔。可惜我不是男人，不过心里还是一颤。有这样的身段完全可以独闯江湖，何必联手？

女人有好多种，贾小野是最原始的，所以她以色事人从不自以为耻。然而同是以色事人，她却极度瞧不起在KTV陪酒陪玩的留学生范露露。私下里她曾这样高高在上地点评：陪了男人一个晚上才挣一两百块？真给女人丢脸。陪男人，要陪到堂堂正正住豪宅分遗产才够味，小打小闹的算什么呀！

我听得咋舌，转而心酸至极：被老板呼来喝去，对客人赔笑脸，奔走一天，脚出血泡，不过七十加元。可我还做得扬眉吐气呢。悲乎哀哉！人间正道偏道都是沧桑啊。

在沧桑中行走的还有一个女孩儿，叫张楠，多亏有她我才不至于堕入风尘。我林宵小、张楠、范露露、贾小野四个女孩儿共租一幢洋房，不久即分成两大阵营。一方出苦大力以求草

间存活；另一方则草媚罗裙游走在纸醉金迷中。我与张楠明显位居社会的最底层，一侍候人吃饭的（饭店招待），一侍候人洗头的（发廊小工），特有共同语言，如三生石上旧精魂般一拍即合。我们都是那种为情而活的人，所以不敢以色事人而让未来的另一半神伤。当然这不过是政治上的说辞而已，当贱人也是要有资本的。青葱玉手日渐枯槁如九阴白骨爪，自己看了都惊心，哪个富贵公子敢近身？

对，我们都称贾小野为“小贱人”。她自己也乐颠颠地接受，且发誓要把这种“贱”的精神发扬光大。贾小野自有她的理论：女人都是贱的，区别是有的被男人作践，有的被自己作践。然后她就会用纤手指着我和张楠道：“你们就属于自己作践自己，等想通了找男人作践时也没机会了。”

一语中的。贾小野其实是个先哲。当时间呼啦啦地从我们身上碾过时恍然惊悟：为什么当初要自己作践自己？

二

在加拿大似乎把异国人分成两种就对了：有身份和没身份。有身份的人不管长得多么猥亵亦威风凛凛，大有“本宫如

月，光彩众星稀”的气势；没身份的人纵有姑射冰肌也是一副“瘦坐形欲折，晚饥心将崩”的苦难模样。为容不在貌，在乎身份也。

四个女孩儿初次聚头时曾逐一坦白自己的身份问题，听得我这个乡巴佬一惊三叹。我的方法最老套，中介帮我办了个工签，说某某公司强烈需要我的帮助，仿佛没有我公司就会倒闭。移民局一看我这么重要立马让我过来了。其实公司需要的只是我的钱，哪有帮忙不收钱的道理。所以我很忙，忙着打黑工交税养活自己，忙着日日祈祷两年后移民局再网开一面让我落地生根。

范露露的方法最正统——留学。留学该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，如果你家有足够多的钱。露露应该不算，因为她要打工挣伙食费和学费。虽然工种备受争议，可到底是靠自己，比起以留学为名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富二代们强了不止百倍。

贾小野直言自己是踩着男人的身子过来的，利用完那个四十多岁早已秃顶的男人后就光明正大地与之扬镳。望着她光芒万丈的脸我壮着胆子问：“你就不怕良心上过不去吗？晚上睡觉会不会做噩梦？”贾小野冷笑道：“我也陪了他两年啊，公平交易。他那种没前途的人怎么能留得住我？”我还不死心：“他就答应离婚了？”“不答应还能怎样？加拿大人的地位排序是老人、小孩、女人、狗。男人排在狗之后，还能兴什么风浪？惹恼了我，告他虐待妇女，咸鱼一辈子也翻不了身！”贾小野讲她的故事时一副一将功成

万骨枯的英雄模样，让我恍惚觉得她就是传说中的毒蝎妖转世。以后与她交往时心存芥蒂，生怕一个不留神被她卖身为奴还虔诚地为她歌功颂德。

张楠获得身份的手段是我一辈子打破头也想不出来的，听完后忍不住呵壁问天：女人啊，你到底可以多强大？她本以留学身份登陆，下了飞机却直奔难民处报了政治难民，愣说自己曾参加过学潮，受中共迫害逃离大陆。移民局似佛祖大发慈悲，三个月就给了她别人盼了一辈子的绿卡。

我听得眼睛都绿了，起身就要去报难民，理由帅得一塌糊涂，什么名门遗孤，什么大法九段高僧，必要时当场自焚也在所不惜。张楠摇头叹息：“你来了这么久才去报怕是晚了，移民局又不是一群傻子，我若不是一下飞机就去，他们也不会相信得那么彻底。”我胸口似被大锤砸中，一口鲜血险些喷出，有气无力地叨念：晚了，又晚了。

说真的，慢半拍是我人生的致命伤。大学时代男女间游走情场，内外双修，偏我在那儿非礼勿视，守身如玉；工作后情场老手们都隐退江湖，男婚女嫁，我可倒好，还在为初恋献给谁心烦意乱；等到同辈们在为下一代的奶粉选什么牌子头痛不已时，在下终于有幸被一哥们儿折磨得“量减杯中，雪添头上”，正式开启了落笔风雨惊的情爱之路。如今更是惭愧，棺材木双手都快抱不住了还在同二十出头的留学生们同台献艺，想想都心惊。

贾小野咧开猩红大嘴笑得惊天动地：“别告诉我你现在还

是处啊。”

我忙坚决否认，就差去医院开证明了。人生就是这样荒唐，之前还在为那哥们儿欺骗了我的身心恨不能生吞卿肉，现在倒真心感谢他的禽兽行为，至少当有人大骂“老处女”时我不再心惊肉跳。

“喂，说正经的，你第一次是几岁呀？”难得贾小野这么正经地同人类说话，我少不得认真回答：“嗯，二十五——四，三，二，一岁吧！”分明看见这姐们的嘴大如血盆，口改得依然迟了。贾小野满楼乱窜嘲笑声不绝于耳：“Lucy，Nancy，惊天新闻——宵小一直处到二十五岁，出土文物啊……”

自尊心大受打击，奇怪，这事做早了还有奖不成？范露露、张楠一路跑下楼来，踩得地板咚咚响，三人笑得抱作一团。我抗议：“无不无聊，吃饱了没事干是不？”

“不是，你丫也太纯了。”贾小野擦了擦笑出的眼泪，意犹未尽继续总结，“就是一个字——纯。”

那个“纯”字越听越像“蠢”，越听越慌乱：“那你们多大呀？”

范露露报十八，张楠报十九。贾小野拈花微笑。我恶毒地想八成她在娘胎里就已经不是了。听她道：“我小学六年级。”

听听，小学时我还不知道人有公母呢，人家就已经在为人类繁衍作实践了。

忽地想起一个典故，五世纪时一个叫阿提拉的匈奴王与德

国少女伊尔娣花烛夜，死于性交高潮中。奸笑道：“小野，我强烈推荐你一种死法，死于性交中，否则天地难容。”

她龇牙扑过来，我大笑着躲开。我是认真的，《易经》讲一阴一阳是为道，贾小野会先得道也未可知。更何况求仁得仁，即是幸福。

三

最喜欢《红楼梦》里的一首《寄生草》。

铁打的汉子在戏台上一声声唱来：漫搵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。没缘法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哪里讨，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，芒鞋破钵随缘化。

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也敢皈依佛门；两肋插刀，替天行道，也会挥别莲台。来时从容，去时无悔，一切随缘。

QQ上闺中密友继续把国内的新闻向我八卦：“他结婚了。他居然也会结婚。那女人不是大智若愚，就是压根不通世事，那样的男人也敢嫁？我看见那女人了，胖胖的，圆头圆脸，哪点比得上你……其实我挺好奇的，国内这么好的工作你说丢就丢了，是不是因为他才走得这么义无反顾……”

就蓉蓉这么一个好友，得罪不起。对她的无聊提问百分之百认真作答：“第一，女人只要想嫁，什么样的男人都敢嫁；第二，女人胖瘦分不出高下，只有男人口味的不同；第三，工作再好也经不住七年之痒，我喜新厌旧。蓉蓉，我们大度，祝新人百年好合。”

蓉蓉不单单为我鸣不平，与那男人的交锋她也是败下阵来的。宽慰我亦是在宽慰自己。然而那于我早已是前朝旧事，不萦于怀。

谢慈悲，所以你我相遇；没缘法，才转眼分离乍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与人无扰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贾小野风一般卷进我的房间，亏得我没有锁门的习惯，不然门非得硬生生被她撞断。苦笑：“进姐姐屋可不可以先敲门？”

“文化人是不是都这么酸？给你看个帅哥。”她举着一照片在我眼前直晃，晃得我都要吐了，少不得劈手夺下。不过是一背影，粉色衬衫，黑色西装，身材挺拔，一只手去拉车门，白而修长，儒雅之气喷薄而出。

“给个话？”

“一小生，养活自己恐怕都成问题。不是你的Type呀。”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

贾小野做吃惊状：“你认不出他是谁？”

“我不是神仙姐姐，也不是福尔摩斯。”接着腹语：更不是如贾小野般的慕男狂。

贾小野把照片高高举过头顶，几近呐喊：“他是你们二十一家连锁店总裁的独生子，未来企业的接班人。你在那工作这么久居然不认识？”

我做如梦初醒状，但也只能配合到此，苦笑道：“拜托，我就是个打野食的，我连我们分店的经理都摆不平，哪有闲心去关注他？”

想起那个奴隶主我的头又开始痛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当我走进店里时发现他不当班。按理他并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然而他的威力就如同核爆后的辐射，方圆万里寸草不生，人人得癌。

“你这人就是没志气，跟一个太监较什么劲呀，你得想法把皇帝搞定了，下半辈子就数钱吧。”贾小野意淫还嫌不过瘾，花痴般淫笑。

我边揉太阳穴边道：“你这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，皇帝要临幸谁，太监的引荐至关重要。他见我就好比见蚊子，恨不能一巴掌把我拍死。你让我多活两天吧。”

“早知道指不上你，看来还得用老办法，到他家门口偶遇去。你说我这次是装晕倒好呢，还是直接冲上去表白？”贾小野说话时肢体语言特别丰富，完全可以自创一套手语。当然这也是她媚的所在，哪个男人不喜欢活生生的画面？

我把手按在她的头上，语重心长：“在勾引男人方面你要还不自信真让我瞧不起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，你问我不就相当于问道于盲吗？”

佳人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：“得，我回去自己想法了。”
片刻回头又道：“咦，你那个飞机上的帅哥怎么没信了？”

我叹气，恨自己当初为何满嘴跑火车，祸延至今。“第一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，他有未婚妻。第三，他跟我联系不过是想让我给他和未婚妻合盘指点迷津。”

“拉倒。”贾小野玉手一挥，“男女之间除了爱和性就再没别的了，我就不信他这么主动跟你联系就只是为了给他合什么盘，再说你懂什么合盘呀？”

“贾小野！”我吼她，“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不能侮辱我钻研的占星事业！”

对于占星我是认真的。人总得培养个兴趣以娱晚年嘛，养猫狗比养自己还费钱，打理花草比打理自己还费时间。思来想去还是占星既经济又实在，特适合穷且懒的人的口味。

“好好好，那你肯定顺便跟他合了个盘吧？说说，你们能有点啥事不？”

我咳了一声方道：“这个说不得。”这个确实说不得。贾小野说得没错，搂草打兔子的事我岂能放过。结果金火对冲，性吸引力超强。难怪第一眼看见他小心肝就扑腾扑腾乱跳。

“哟，小脸怎么红啦？”贾小野呵呵淫笑，“得，我走啦，不妨碍老女人思春。”

她这人真不地道，用到我时闭月羞花地夸我，不用时落叶飞花皆可伤人。就算我够老，偶尔撒个小谎还能下地狱不成？

窗外呼呼风过，似乎在低语：一片花飞，青春已灭。

四

杨轩是我在来加的飞机上认识的，水瓶座。男人有两种：一种循规蹈矩，长相能激得起某一女性的迷恋，适合当老公；一种天生就是大众情人，出生就是为了颠倒众生。杨轩长得绝对够得上大众情人的标准，身材绝佳，肌肉块块分明，引得女人直想动手以测真伪。浑身散发着的雄性不羁向身边的女人宣告：我只属于我，不属于任何人。用外国话来说就是：Sworn to fun, loyal to none.

他小我三岁，我一算就乐了，女大三抱金砖。在我淫笑的当儿，估计对方当场就打了个冷战。

他道：“才女，认识一下？”我这辈子吃亏就在参不破名利观。这一声才女，像唤狗似的就让我摇摇摆摆地跟过去了。

杨轩水瓶，我双子，相谈甚欢。为什么同星相的人易相处？在星相学上，同相星座恰可连成正三角，太阳与太阳呈六十度和谐角度，人生观相近，自易心心相通。

杨轩道：“我不懂星座，只知自己是典型水瓶。”

我调侃他：“怎么典型？花心？”

“我已经发现你这人最大的优点了——太实在。咱能换个词不？”

“对否？”

“哈哈，我不否认。”

一盆冷水浇头。怕只怕，薄性心肠变。难不成又遇上一浪子？可还是那句老话，每个浪子都是魅力无穷的。

这种男人会结婚？也许吧，但绝对不是在风华正茂时。然而我们相谈甚欢，他是唯一一个以崇拜的目光关注我占星事业的人，我大受刺激，一路唾沫星子乱飞，把我的所知所得倾心相授。末了，机场分别时他轻轻拥我入怀在耳边低语：“因为你是个睿智的女人，所以我喜欢你。”

言外之意就是我长得不咋地。可当时还是晕了菜，想我这被多少男人贬得如猪头般蠢钝的头脑如今居然有了新定义——睿智，翻身农奴得解放都没有我兴奋，如不是碍着他有个未婚妻触及了我道德的底线，当场就能苟合了。

换了是贾小野结局一定不一样。她是小贱人，所以没有道德底线，而且以当第三者为荣。就像歌里唱的：“来去自由，从不等红绿灯。”而我没出息，怕不守规则被撞死。

MSN上杨轩居然开始挑逗我：“在分别的那一刻，我有冲动要拥抱你。说实话，你有想吗？”

看他MSN上的签名为：寤言不寐，愿言则嚏。寤言不寐，愿言则怀。想这小子在思春了，虽然已有良配到底未成正果，遂打起精神不懈努力。

“你喜欢文学吧？”

“喜欢写Blog，文学流氓。”

“不错啊，男人喜欢写东西感情应该很细腻。这是好事来着。”

“你总是善于发现我的优点。”

我窃喜。这个马屁拍得很成功，恨不能说我就是上天派来那个要跟你配对的人。

“你学什么专业，什么大学毕业？”

“经济专业，北大。”

我一听北大登时行起注目礼：“你是下凡到人间扫盲的天使吧？”

“运气，运气。”对方倒还谦虚。

“你有未婚妻还来扰我，居心何在？”我直来直去，成年人犯不着兜圈子，更何况老娘边打工边找男人忙得很呢。

“找个人聊文学聊星座。你是专家，定能获益良多。”

居然是这答案。可我如今找男人成魔，哪有闲心谈文学？硬着头皮道：“你除了钟情文学就没有点啥别的追求？”

“交朋友。我喜欢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。朋友是有一些，但当偶尔闲下来的时候，想找一个能陪我说一天话的人就没有了。”

“你对这样的伴儿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懂文学。喝茶不喝咖啡。说话慢点儿。喜欢在太阳下发懒。可以容忍对方什么也不说或是思维跳跃。比我大。”

“为什么要比你大？”想这男人怕不是天使派来拯救剩女的吧？

“我喜欢比我大的人。不论男女。虽然年龄不是必备条件。”

我恍然，典型想吸干老年人的精血。问题是我早已成干尸。“我呢，喜欢同不穿皮鞋且认路的人交朋友。”我天生害怕穿皮鞋的男人，试看电影里男人干坏事的时候无一不穿着皮鞋；至于认路可追溯到原始时代，男人靠打猎养家，一个因追逐猎物而找不到家的男人是坚决不能要的。

“除了上班我只穿运动鞋。我人肉GPS。”对方的回答颇令我满意，“找个周末我们去Explore the city（探索城市）吧。累了就坐车，不累就逛小店，如何？这样吧，一周两颗巧克力，直到我们履约为止。”

我一听就乐了，这买卖包赚不赔，遂连声同意。

“有个条件我才给你买巧克力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逛街时把你的小手借我牵下。”

我看了看自己的铁砂掌，叹了口气。小手？那一定不是说我呢。“等下，你是不是同女人见面都以牵手作为条件？是的话我可不可以戴手套？”

“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我还是要说：一、你可以戴手套。二、这是我突发奇想的念头。三、两人隔着三米散步，看着奇怪。”

果然是北大的高材生，说话都有理有据，爱慕之心渐生。这当口杨轩旧话重提：“分别时你有想与我拥抱吗？”

“有。”我照实回答，“但想想就算了，真那样做良心承受不来。”我绝不是想当什么道德标兵，偶尔犯点小错对自己